

KO
XIANG
SHE
HUI
ZHU
YI

空想社会主义

吴易风

北京出版社

空想社会主义

吴 易 风 著

北 京 出 版 社

目 录

总 论	1
第一篇 十六和十七世纪空想社会主义	25
第一章 莫尔	29
一、莫尔和他的《乌托邦》	29
二、“羊吃人”的社会	35
三、乌托邦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38
第二章 闵采尔	49
一、闵采尔和德国农民战争	49
二、宗教哲学	55
三、政治理论	57
第三章 康帕内拉	63
一、康帕内拉的生平和著作	63
二、哲学观点和宗教观点	68
三、太阳城的社会制度	70
第四章 温斯坦莱	81
一、温斯坦莱和掘地派运动	81
二、哲学观点和社会历史观点	86
三、自由法	91
第五章 维拉斯	98

一、维拉斯和他的《塞瓦兰人的历史》	98
二、原始共产主义和塞瓦兰共产主义	100
三、塞瓦兰的政治生活	105
第二篇 十八世纪空想社会主义	111
第六章 梅叶	114
一、梅叶和他的《遗书》	114
二、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学说	118
三、现存社会制度批判和未来社会纲领	123
第七章 摩莱里	130
一、摩莱里的《巴齐里阿达》和《自然法典》	130
二、理性论和社会历史观点	135
三、共产主义法典	141
第八章 马布利	151
一、马布利的生平和主要著作	151
二、社会学说和经济学说	154
三、社会改革纲领和共产主义共和国	160
第九章 巴贝夫	165
一、巴贝夫和平等派运动	165
二、人民革命和人民专政思想	171
三、平等共和国	178
四、巴贝夫主义者	185
第三篇 十九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	191
第十章 圣西门	196
一、从“查理大帝的后裔”到“工人阶级的代言人”	196
二、哲学观点和宗教观点	204
三、社会历史观	212

四、资本主义制度批判	223
五、实业制度	228
六、圣西门主义者	236
第十一章 傅立叶	252
一、傅立叶的生平和主要著作	252
二、自然神论和辩证观点	261
三、社会历史观	267
四、文明制度批判	275
五、和谐制度	289
六、傅立叶主义者	305
第十二章 欧文	311
一、从慈善家到空想社会主义者	311
二、哲学观点和宗教观点	323
三、资本主义批判	332
四、组织生产和交换的两大社会试验——合作工厂和公平市场	342
五、公社制度	350
六、欧文主义者	361
第四篇 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空想社会主义	379
第十三章 布朗基	383
一、布朗基的革命活动	383
二、革命和专政问题	391
三、共产主义问题	397
第十四章 卡贝	401
一、卡贝的生平和他的《伊加利亚旅行记》	401
二、旧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弊病	407
三、过渡性的社会制度	414
四、伊加利亚共产主义社会	418

第十五章 德萨米	428
一、德萨米的革命活动和《公有法典》	428
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	431
三、“比较有科学根据的”共产主义	435
第十六章 魏特林	445
一、魏特林的生平和著作	445
二、社会历史观和资本主义批判	451
三、过渡时期	458
四、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制度	462
结束语	469

总 论

社会主义是几百年来先进人士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这种理想曾在乌托邦的荒野中徘徊了很久。在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不少思想家、革命家进行理论研究、社会实验和参加革命斗争，探索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直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先进思想成果，创造性地进行了理论研究，亲自领导了国际工人运动，总结了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空想社会主义从十六世纪初期作为人类的先进思想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走向它的反面，成为落后的、保守的思想为止，一共经历了三百多年，走过了它的产生、发展和渐趋没落的历程。

“乌托邦”一词出现于1516年。“社会主义”一词的出现比“乌托邦”一词要晚三百多年。“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827年英国欧文主义刊物《合作杂志》和1832年法国圣西门主义者勒鲁主编的《地球》杂志上^①。“社会主义”一词的本来意义是指圣西门主

^① “‘社会主义’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1827年11月的《合作杂志》里。”（M·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9页。）“‘社会主义’一词最早显然是被采用于1827年11月的《合作杂志》中，这本杂志把主张资本不应私有而应公有的人们称为‘公社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托尼：《〈英国社会主义史〉导言》，

义、傅立叶主义和欧文主义体系。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共产主义”一词的出现比“社会主义”一词还晚一些,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工人的密谋团体首先使用的。三十和四十年代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布朗基、卡贝和德萨米等人都使用了“共产主义”一词。它的本来意义除了指欧文主义之外,主要指法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空想共产主义。第一次把“乌托邦”一词和“社会主义”一词联结起来,使用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路易·布朗基的哥哥、经济学家日洛姆·布朗基,他于1839年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用“空想社会主义者”一词来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以及他们的信徒。

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既指思想体系,又指社会制度。无论在前一场合或后一场合,他们都没有给这两个名词下经院式的定义。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在后一场合使用这两个名词时说:“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

载 M·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上册,第9页。)“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一词第一次出现在1827年欧文主义《合作杂志》上,用来指欧文合作学说的信徒。”(J·奥色、W·C·布伦奇菲尔德:《经济思想的演变》第三版,1975年英文版第166页。)“‘社会主义者’这一个名词,最初出现于1827年欧文之子威廉·欧文的日记中。”(M·比尔:《社会主义通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60页。)“我们并不知道当初究竟是谁首先使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这两个名词的。据目前所知,这两个词在1803年首次出现在意大利文的出版物中,可是当时的含义却同后来毫不相干。往后就一直没有出现过,直到1827年欧文主义者的《合作杂志》才使用‘社会主义者’一词来称呼欧文的合作学说的信徒。至于‘社会主义’一词,则是1832年在法文期刊《地球》上初次出现的。这个刊物当时由比埃尔·勒鲁编辑,在他手上成了圣西门派的主要机关报……此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两词就流行于英法两国,而且很快就传到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同时也传到美国。”(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1953年英文版,第1—2页。)

个阶段。”^①同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前一种意义上把这两个名词用于各种空想体系的时候，也没有经院式地给出定义，哪是空想社会主义体系，哪是空想共产主义体系，谁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谁是空想共产主义者。只是在有些场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主张实行公有制原则的空想主义者称做空想共产主义者，把主张保留私有制的空想主义者称做空想社会主义者。例如，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欧文主义被称为空想共产主义。

后来，社会主义一词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获得了新的含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它和共产主义一词含义相同，并且曾经被用来代替后者^②。所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本来意义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也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空想共产主义也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例如，欧文及其思想体系就是如此。

但是，在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区分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主义已经成为资产阶级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无产阶级的运动的时候，情况便是如此。恩格斯说：“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变成纯粹的宗派，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都答应要用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一切社会病痛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

② 恩格斯在1894年写道：“‘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的表达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实际上它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03页。）

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工人阶级中那些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分子，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已在工人阶级当中强大到足以形成法国卡贝的和德国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①

“乌托邦”是希腊字，意思是一个没有的地方，因而意味着是一种空想和虚构。但是，决不能因此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看成是纯属子虚乌有。须知，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潮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归根结蒂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理论表现。空想社会主义，作为延续几个世纪的一种社会思潮，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前的一种进步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还不发达，资本主义矛盾还未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时期的产物。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体系都是在这个时期的各个不同具体发展阶段上出现的，都是适应当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需要产生的。每一种体系都有其具体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都有其由以形成的种种特殊历史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②

空想社会主义有两种不同的类型：莫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闵采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十六世纪初期驰名整个欧洲的托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6—2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

斯·莫尔和托马斯·闵采尔共同享有揭开空想社会主义史第一页的荣誉，他们是站在通向空想社会主义宏伟殿堂入口处的两位伟大的先行者。

闵采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现代无产阶级先驱的群众运动的直接产物。属于这一类型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十六世纪有闵采尔，十七世纪有温斯坦莱，十八世纪有巴贝夫，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有布朗基。恩格斯指出：“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①又说：“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是从第一次革命时期的民主制度产生的。第二次革命（1830年革命）却产生了另一种影响更大的共产主义。”^②布朗基的共产主义就是这种影响更大的共产主义。

闵采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仅用自己的学说和纲领直接代表了现代无产阶级先驱的利益和要求，而且他们本人就是直接从伟大的群众运动中产生的革命鼓动家、组织者和领袖人物。例如，闵采尔是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的领导者，温斯坦莱是十七世纪英国掘地派运动的领导人，巴贝夫是十八世纪法国平等派运动的领导人，布朗基是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领导人。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他们是少数派，是非主流派。除个别例外，他们都主张通过革命暴力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来改造社会。他们在阶级斗争、革命、专政、政党、共产主义等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不少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微光的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9—580页。

点。“自闵采尔以后,在每一次的民众大骚动中都出现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直到它渐渐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为止。”^①

莫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现代无产阶级先驱的群众运动的间接产物。恩格斯指出:“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②。十六世纪的莫尔,十七世纪的维拉斯,十八世纪的摩莱里、马布利,十九世纪初期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都是莫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他们是多数派,是主流派。除了少数例外,他们大都出身于上层统治阶级。他们看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阶级对立,目睹了城乡劳动群众所受的苦难。他们同情无产者和劳动群众,表达了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抗议。恩格斯在讲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抗议时说:“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③。他们试图论证人类社会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指出资本主义并不是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制度,它应当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抨击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基础;他们对未来社会作了种种猜测和描绘,其中包含不少积极的结论。事实上,他们从理论上代表了当时还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所受的教育往往使他们自以为是高居于阶级对立之上的人物,使他们常常以全人类利益的代表者自居。他们一般都否认阶级斗争,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总是企图通过小规模示范活动和平改造社会。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8页。

③ 同上,第189页。

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现代无产阶级先驱的群众运动的理论表现,“在实践中,一开始就和这种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的,是迄今仍遭到历史发展的损害的广大群众的运动。”^①

莫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闵采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在社会主义史上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分离和对立。这种分离和对立在十六世纪就以萌芽的形式出现在理论家莫尔和革命家闵采尔之间。到了十九世纪,这种分离和对立在英国发展为欧文主义者同宪章派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在法国发展为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同空想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离和对立^②。

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在法国曾经出现两种类型的空想社会主义合流的趋势,这种趋势具体表现为巴贝夫主义和傅立叶主义的结合^③。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满腔热情地希望英国出现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恩格斯写道:“我们看到工人运动分裂为两个派别,一派是宪章主义者,一派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现,——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7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手稿中曾经指出:“法国的所有共产主义者都责备圣西门主义者和傅立叶主义者的温和,他们和这两派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拒绝任何‘以和善态度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象英国的宪章派主要以同样的特征和社会主义者有所区别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9页。)

③ 德国魏特林也曾尝试着将巴贝夫主义和傅立叶主义结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看来,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和‘粗暴的法国共产主义’,vulgo [简单地说],和巴贝夫主义,毕竟是不完全一致的,因为它也包含着‘傅立叶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3页。)

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①。

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史上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分离和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工作和革命实践。直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这种分离和对立才被克服。恩格斯指出：“1848年1月出现的‘共产主义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在这革命的熔炉中，他们所有的人，不论工人还是过去的哲学家，都同样地为了共同的幸福而冒了生命的危险。”^②

社会主义史上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而每一个体系又几乎都提出了广泛的、无所不包的改造社会的计划。这些体系涉及哲学、经济、政治、历史、宗教、道德、教育以至家庭等各个领域的问题。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就其主流来说，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起源于洛克的唯物主义直接导向社会主义，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法国唯物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的观点，关于经验、习惯、教育万能的观点，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的观点，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的观点，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的观点，等等，都同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指出，十八世纪的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鲁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十九世纪初期的傅立叶、欧文等人是直接法国唯物主义者出发的，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德萨米等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6—527页。

② 同上，第22卷，第288页。

以发展。“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①

在历史观方面，虽然在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已经出现某些唯物主义的萌芽，然而从整体上说是唯心主义的。

理性论是几乎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用来解释历史的思想武器。在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和十八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体系中，理性论成为这些学说的基本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用理性代替圣经，用“理性的法庭”代替宗教裁判所，是有进步意义的。恩格斯在论述启蒙学派时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②但是，启蒙学派和他们的先驱者一样，没有超出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他们所说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他们所要建立的理性的王国，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和启蒙学者一样，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理性被他们看作是先验的和永恒不变的东西。人类离开了理性，但理性并没有灭亡。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基本原理。用这个原理来解释人类历史，一部人类历史成了背离理性和发现理性的历史。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所以产生，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存在，似乎只是人类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

开理性的结果。同样，公有制所以会代替私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会到来，似乎是理性发现的结果。和启蒙学者不同的是，在空想社会主义者这里，理性不是正在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是作为现代无产阶级先驱的劳动群众的悟性；理性的王国不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而是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所理想的王国。在十八世纪末期和十九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中，历史现实主义的色彩增多，出现了一些解释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的萌芽。但是，即使如此，空想社会主义者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带有理性论的色彩。理性在各个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创始人那里是各不相同的，理性的独特形式取决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因此，各个体系相互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是屡见不鲜的。

和理性论相联系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天才创造历史的观点。在他们那里，理性这一支配世界的力量，只有天才人物才能认识。他们找不到改造社会的阶级力量，很多人都要依靠救世主。莫尔的乌托邦中的乌托普，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的“太阳”，维拉斯的塞瓦兰中的塞瓦利斯，摩莱里的巴齐里阿达中的“仁慈的君主”，卡贝的伊加利亚中的伊加尔，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社会中的耶稣基督第二，都是这一类救世主。不少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发现理性和创造历史的天才人物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恩格斯在批判地论述他们这种唯心史观时说：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

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肯定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有某些天才思想和天才猜测，但是对他们这种先验主义的理性论和天才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始终采取严肃的批判态度。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如果说，重商主义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家，那末，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是这种生产方式最早的批判家。同样，十八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也是和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相对立的，例如，马布利就是法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重农学派的反对者。在十九世纪初期，也就是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李嘉图时期，出现了反对派：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发表了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学说。欧文和欧文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英国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虽然是以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为依据的，然而，就其学说的内容和性质来说，它们和李嘉图的理论属于两个完全对立的经济学说体系。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庸俗化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在英、法两国的传播，加速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庸俗化的进程。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说，则是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对立面出现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把资本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8页。